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注疏卷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待詔臣胡士震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貢生臣劉塏

毛詩注疏卷三十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商頌

那之什

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箋云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

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音義那乃河反微子名啓紂庶兄周武王封之於宋為殷後正考父音甫本亦作甫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大音泰後大甲大古大戊大祖皆放此朝直遙反折之設反

疏正義曰那之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總序商頌廢興所由言微子至于戴公之時其閒十有餘世其有君閒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此十二篇以那為首是故孔子錄詩之時得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案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

名為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所為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葢生為其號死因為謚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葢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為武王者以其伐桀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真偽是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為首則太師先以那為首矣且殷之創基成湯為首那序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為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總云祀成湯也箋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今之廢壞廢壞者若牆屋之不修也但禮事非一箋略舉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復行禮有司不復修習故忘其禮之儀

制由君不復用樂樂師不復修習故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偪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湣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傳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摇之亦植之類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傳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

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傳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

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於赫湯孫

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

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斁斁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傳夷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

也箋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

音義猗於宜反與音余下同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值鞉音桃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柱也貫古亂反濩戶故反殷湯樂曰大濩衎苦旦反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洛下以樂我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嗜市志反為于偽反僾音愛愾苦代反淵古

玄反又烏玄反嘒呼惠反倚於綺反於音烏注同庸如字依字作鏞大鐘也斁亦繹並音亦繹字又作懌同恪苦各反說音悅下同薦賤練反本又作薦同饌士戀反烝之丞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成湯廟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護樂植立我殷家鞉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其先祭之時廟中奏此鞉鼓其聲簡簡然而和大也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史述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為人子孫也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得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鞉鼓之聲淵淵而和也嘒嘒然而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以和諧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玉磬之聲之聲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諧史復歎美成湯於乎赫然盛意者乃湯之為人之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大鐘之鏞

與所植之鼓有斁然而盛執其干戈為萬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懌樂乎言其夷悅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王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饗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為扶助太甲唯此為娛其文義畧同傳正義曰齊風猗嗟共文是猗為歎謂美而歎之也爾雅釋詁文鼗鼓樂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

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夏后氏柷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與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箋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大濩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湯之功而云植我鞉鼓明是美湯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始植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濩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濩之樂別曲名也又解鞉亦稱植之意鞉雖不植以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

自擊是說鞉之狀也傳正義曰衎樂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為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云烈祖則是美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止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為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箋正義曰禮設懸樂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為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為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為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為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知指謂太甲也假升綏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為升故易傳以奏假為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鐘奏之經雖言鼓而鐘亦在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

奏升堂之樂謂弦歌之聲也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皋陶謨說作簫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為說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内也居處指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内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内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内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樂而已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戸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戸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戸若食閒則有出戸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戸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為尸而得有無尸若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言及之也

傳正義曰傳意亦以磬為玉磬聘義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解其別言依磬之意也豙為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吕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周尚臭殷尚聲郊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殷人尚聲故解之箋正義曰磬玉磬此申說傳意言磬聲清之意也知是玉磬者以鍾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臯陶謨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之傳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為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衎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為人之子孫猶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故傳者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

是大鍾曰庸也以斁為鍾鼓之狀故為盛突萬舞之容
故為閑也箋云斁斁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箋正
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
注以為夏殷祭名是烝嘗為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
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礿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礿夏
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無
樂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盛陳
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獨為秋冬發文直
此烝嘗之言為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礿禘有之故得
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與於周法者即便推為
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為太甲故言
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為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為大不得
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為人
子孫顯大
之所致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序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音義烈祖有功烈之祖復扶又反下亦復同 疏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經稱成湯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總之箋正義曰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

數祜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為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宗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傳秩常申重酤酒賚錫也箋云祜福也賚讀如

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以祼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傳戒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祼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

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平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傳八鸞鶬鶬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箋云約軝轂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言車

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懽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音義祜音戶疆居良反竟也下同酤音戶賫毛如字鄭音來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下于況反竟音境本又作境祼古亂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醆子束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

同爭爭鬬之爭注同綏音安安也耇音苟總音摠調音條祿音泚軝祁支反錯如字徐又采故反鶬七羊反本又作鏘鶬音瑲椒如羊反轂飾古木反下音式鑣彼苗反篆直轉反朝直遥反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疏正義曰毛以為中宗崩後子孫祖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令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祼獻以其潔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和美也美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總集大衆而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

得黄髮耇老無有疆境之福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纂約其長轂之軝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太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得萬國之懽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而每物豐多也既言天賜之福又說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為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假假無言謂總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

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爲異其文義畧同傳正義
曰秋常中重賚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
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
云既載清酤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故知酤是酒也
箋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
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商之王功起
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湯之
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又言重賜無疆界福之
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之也及汝之此所所謂
處所言中宗之得中興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祭中宗
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
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祼獻所用故知既載清
酒於樽謂酌以祼獻案禮言周法祼用鬱鬯殷禮雖則
不明其祼亦應用鬱而云用酒以祼祼獻者鬱鬯釀秬爲
酒築鬱金草和之而已總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
舉其大綱非如記事之制曲辨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

兼裸獻之用故鄭並舉裸獻以充之傳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為至也鬷總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總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總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箋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太羹鉶羹何知不實論羹而以為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為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軝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諸侯對朝廷羣臣而稱亦也釋詁假為升故易傳以鬷假為設薦進俎之時諸侯總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禮非獨為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傳正義曰言文德之有脩也者

此解在車之飾非直鸞和而已獨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鸞聲以顯之傳訓假為大而其義不明但軝衡是諸侯之車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是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禮而來朝也箋正義曰軝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緣色纏約之故云約軝轂飾也采芑言約軝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鐵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注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為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為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軝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傳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軝錯衡與輅車有奭連文奭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為金輅則此亦金輅知約軝錯衡為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

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説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為升乃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為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箋以説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皆不訓為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為格故訓為至也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嘗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為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為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序玄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音義玄鳥燕也一名鳦音乙祀毛王如字鄭作祫戶夾反三年喪畢之祭也雊古豆反雊雉之異尚書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是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祖也本又作偰同又作卨古字也後放此古者喪三年既畢祫於太祖明

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祫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祫是後本也

疏正義曰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鄭以祀為祫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為祫祭於契之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下能興法後世故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之功澤流後世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總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為祫或與殷武同為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箋正義曰知此祀當為祫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為祫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

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爲太戊玄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肜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修政行德天下咸懽殷道復興立其廟爲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羣廟之主祫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祫禘之後乃述序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爲而必知此崩而始祫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明是爲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也既言崩而始祫因辯祫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以明禘祫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

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祫志以推之其畧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閏除喪不禘故明月即祫經

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為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兹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

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之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祫疏數之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即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鄭知四月祫者以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除喪而祫則知閔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祫祭於祫所以不譏者以時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為祫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為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祫祭祫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祫當異歲也定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為定解仍恐後儒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祫後禘而此云一禘

一祫先言禘者恐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祫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僖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傳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

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傳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箋云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為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傳武丁高宗也箋云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

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傳勝任也箋云交龍為旂糦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三王後八州之大國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傳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内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内及外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

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傳景大員均何任也箋云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檐負天之多福音義芒莫剛反後同娀夙忠反契母之本國名郊禖音梅本亦作高禖卵力管反亳傍各反地名長張丈反下同徧音遍解音獬武王於況反又如字注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同糦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任音壬下何任同疆居良反假音格下同祁巨移反或上之尺之二反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為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河可反本又作苛音同鄭

云擔負也下篇何天同朝直遥反擔都藍反下篇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日祈於高禖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令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既總言天命生商人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為之君長有其上地天既命成湯為長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為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為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咸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

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為政先安畿内之民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為已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衆多此衆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興不暫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宜擔負之高宗興殷之道能為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為簡狄吞鳦卵生契故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為政於四方又以奄為覆言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兆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為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員維河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

唯此為異餘文義畧同傳正義曰釋鳥云燕燕乙也色玄故又名為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之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簡狄則契為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為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禖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所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是芒芒為大貌也箋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

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閒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閒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

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為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是舊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謐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臯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為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為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言日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

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傳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域有若言封域之內皆為已有非訓域為有也言奄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已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箋正義曰湯之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為古故得稱天為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方命之故為徧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與人道言云徧告之者王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侯徧聞是徧告之也傳正義曰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毛以為湯孫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箋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之大王業之重創業甚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

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糦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粢盛唯黍稷耳糦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

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傳正義曰截者為之截限縣畔故為縣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箋正義曰箋以肇域共文當謂界域肇兆故轉肇為兆言已令千里之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為兆域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傳正義曰景大釋詁文員若周匝之言故為均也荷者任負之義故為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箋正義曰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員為云河為何者以頻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

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為界也既言四海為界也因即乘而立文言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四夷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欲述其美殷之言故開其開端也任即是擔負之義故言擔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序長發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音義長如字禘大計反王云殷祭也王者于況反又如字疏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

政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為頌故言大禘以緫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為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為此頌故為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郊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箋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則圜丘之祭名為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為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為郊祭天者以冬至為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助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

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頌所詠靡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祫志推之以為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史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唯是郊祭天耳祭天南郊亦名為禘故引禮記以證之所引者喪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

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案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為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為圜丘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是鄭解此禘為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為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

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圜丘之禮唯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詭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傳濬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

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音義濬音峻哲音悊字或作悊芒音亡依韻音忙疆居良反竟界也幅方目反隕音圓徐于貧反夏户雅反下皆同圍音還又音圓王知音智見賢遍反禎音貞祥也竟音境王天下于況反下湯王言王之王德皆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有深智若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

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見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氏之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為圓言中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娀方將謂有娀之國方始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略同傳正義曰濬深釋言文洪大釋詁文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内也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内諸夏為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箋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傳正義曰有娀契母之

姓婦人以姓為字故云有娀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為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所由上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箋正義曰禘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娀方將不得為簡狄長大故以為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娀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為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

故謂契為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傳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箋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音義 撥本末反韓詩作發發明也徧音遍下同治直吏反相息亮反注相土皆同截才結反長張丈反

疏 傳正義曰上言有娀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

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為治也箋正義曰箋以契不為王玄又非謚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帝立子故謂契為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若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玄王廣大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為小國舜益為大國者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

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徧省視之教令則畫行即是達之驗也截整齊也截者斬斷之義故為齊也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孫子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而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國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傳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不違

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傳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云降下假暇祇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聰明寛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已而緩於人天用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

音義

湯齊如字浸子鴆反日躋子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為湯躋讀此為日齊齊莊也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音格鄭音暇案王肅訓假為至格是王音也沈云鄭箋云寛

暇此以義訓非韓字也祇諸時反下士遐嫁反

疏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興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合天意然後興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遲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常愛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為天下王也傳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興之齊以為漸大之意也上言帝命即云湯齊故知湯所興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箋正義曰契無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孫聖獨興父祖未有王迹

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為漸高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侵字其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其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也傳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為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箋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文祇敬釋詁文假者假借之義故為暇也湯為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語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為下賢也寬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己而緩於人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傳球玉綴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太玉謂珽也長三尺

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為衆所歸鄉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傳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箋云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音義球音求美玉也下同綴陟劣反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二同休虛糾反珽吐頂反天子玉笏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長直亮反縿所銜反著直略反鄉本亦作嚮許亮反下篇同絿音求徐音糾遒子由反又在由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寶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玉謂尺二寸之鎮圭也大球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太柔弱舉事甚

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衆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餘同傳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為玉之名也綴之為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冕正義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為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謂非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

玉故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搢珽今言受小玉大玉即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縿旒首著焉此言執圭搢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是為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 傳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箋云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

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傳戁恐竦懼也箋云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音義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駿音俊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蹟厖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拱及寵韻也龍毛如字鄭作寵敷音孚本亦作傅戁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孔反本又作緫音宗恐曲勇反憚丹末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此又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為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之和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所征無敵克乎天下百衆之祿於是總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為此又復述上章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與諸侯會同為下國作英

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同傳正義曰傳讀共為恭敬之恭故為法也駿大厖厚釋詁文龍之為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珽與諸侯為法也言為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箋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又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為小拱大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搢之而言執者將搢亦執故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旒為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為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休為美譽則此宜為榮名且韻宜為寵故易之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傳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箋云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

桀得中勇敢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傳苞本蘖餘也箋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君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傳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

桀則同時誅也音義旆浦貝反鉞音越中張仲反櫱五葛反韓詩云絶也韋顧二國名也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巳音紀又音杞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成湯進勇此述為勇之事有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旆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二代既滅封其支子為王者之後猶櫱木既斬其根本更有櫱生之餘言夏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種櫱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以行中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雖有韋顧昆吾黨桀為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之又伐昆吾之與夏桀韋惡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乃即真為天子鄭唯以苞為豊言天豊有三正之餘使為大國而不能遂達故九州歸湯餘同傳正義曰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木固

以芭為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謂本根已顛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為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箋正義曰芭豈釋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豈有三蘖蘖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蘖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為三也故云天豈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為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為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藉餘緒國大禮盛宜為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夫湯以小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謂不能以行申遂天意也韋豕韋若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已姓昆

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己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為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為伯也為商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為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傳葉世也業

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橈敗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傳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商王湯也

音義 中如字又張仲反橈女教反一音女卯反亂也左音佐注同右音又注同倚於綺反下同

疏 正義曰毛以為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為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為卿士此卿

士者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殃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鄭以為昔在中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威且為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予而愛之餘同箋正義曰傳以業為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為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為威之義傳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為公

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序殷武祀高宗也䟽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修宫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末章言其修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傳撻疾意也

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罙深裒聚也箋云有鍾鼓曰伐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箋云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勑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音義撻他達反韓詩云達也罙面規反說文作罙從冈米云冒也阻莊呂反險也裒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反窄也俘音孚囚也處昌慮反下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撻然而疾若彼殷王之武丁也又言其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

險阻之内聚荆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齊整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為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采為冐又以湯孫之緒為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傳正義曰撻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武丁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采者深入之意故為深也裒聚釋詁文箋正義曰有鍾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處險阻宜為冐突之義故易傳為冐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冐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緒業也者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緒得為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

業言高宗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為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傳鄉所也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音義氐都啼反世見賢遍反而背音佩

疏箋正義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

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父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荆楚則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叙未伐本其告責之禮耳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歳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傳辟君適過也箋云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歳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勸民稼穡非可

懈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　音義　多辟音壁下同

注放此王者僻邪也適直革反注同韓詩云數也解音懈注同朝直遥反　疏　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戎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懈惰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箋正義曰箋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皋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

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别千里故一而而為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為之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别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為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别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為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總諸義而論之云貫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馬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

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稾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為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為九服蠻職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蹙促三倍狄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烝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因當復其故地而

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専以境界為事而能使要服之内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為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為五千則經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興兵伏角力及開緣邊之郡境界踰於禹里何由舛禹之境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為謎非所以為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隨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藁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所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闊則廣為萬里為得其實故不從貢禹別為此說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箋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下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音義僭子念反王天下于況反疏正傳義曰嚴敬釋詁文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為封豕長蛇是封為大之義箋正義曰降下遑

暇釋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為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湯有明德而王天下矣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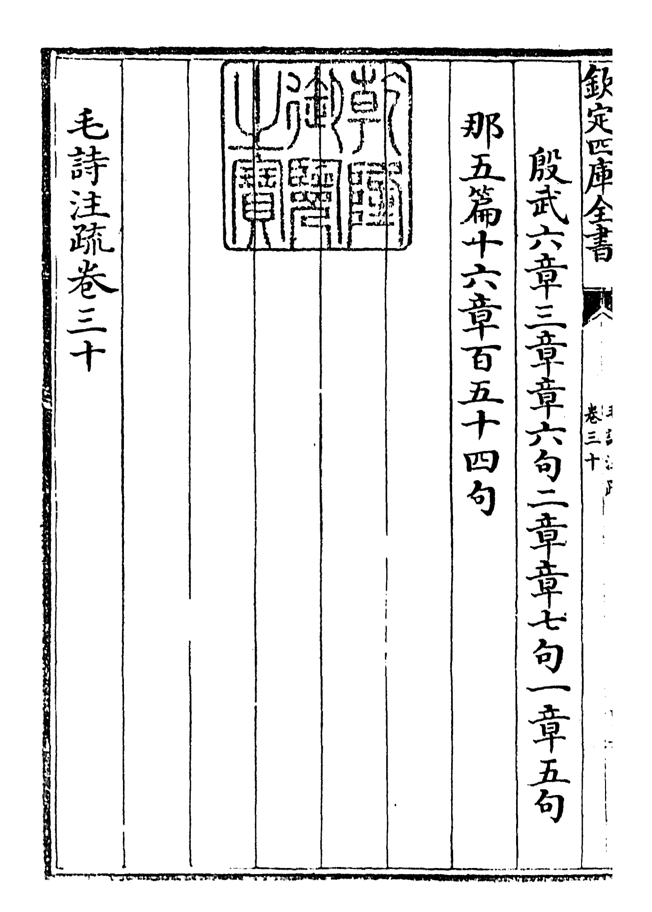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傳商邑京師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

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音義重直用反疏正義曰此又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梴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云椹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斲於椹上以為桷與衆楹路寢

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
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音
義斷音短注同斲陟角反說文云斫也虔其連反爾雅作斲桷音角梴丑連反又力鱣反柔梴物同耳字音
鱣俗作易以豉反下同椹陟金反掄魯門反擇也沈音倫理也疏正義曰毛以為高宗前王有廢於政教不
脩寢廟若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觀松柏之木丸丸然易直者於是斬斷之於是遷
徙之又方正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以松為屋之榱桷有梴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而
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脩治寢廟復故法也鄭以榱又為椹言王斲於椹上又以旅為衆唯
此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徙謂徙之來歸也虔敬旅陳釋詁文桷者椽也椽以長為

善故梃爲長貌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閑義梃爲桷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桷楹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箋正義曰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斫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此經丸丸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升景山掄材木也言爲桷與衆楹則訓旅爲衆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爲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脩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爲寢廟其不脩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毛詩注疏卷三十

毛詩注疏卷三十考證

商頌烈祖章亦有和羹○和說文通釋作盉羹說文作鬻

長發章海外有截○漢書作海水有截

為下國綴旒○綴旒禮記作畷郵正義曰引齊魯韓詩也

為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輔廣曰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作駿駹謂馬也李光地曰綴旒以旗

喻言其為四國繫屬也駿厖以馬喻言其為四國雄長也

武王載旆○旆說文作坺韓詩外傳荀子作發則莫我敢曷○曷漢書作遏

殷武章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左傳作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毛詩注疏卷三十考證